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格萨尔》英译本对比研究

张欣雨,赵思怡,周姝彤,谢丽莎

(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乐山　614000)

[摘　要]本文聚焦于《格萨尔》这一藏族民族史诗的英译本。通过对葛浩文和王国振两位译者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探讨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葛浩文译本注重准确性和文化传递,对原著内容进行了适当的删减和调整,同时浅化了文化现象的处理,以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王国振译本则更加注重深度和细节,通过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忠实呈现原文语义,并加入详尽的脚注与附录,帮助读者克服文化障碍。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译者主体性对翻译作品质量和文化传播效果的影响。

[关键词]《格萨尔》;英译本;译者主体性

[作者简介]张欣雨(2004—),女,四川南充人,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学生,研究方向:英语。赵思怡,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周姝彤,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谢丽莎(1981—),女,四川乐山人,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4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藏族非遗《格萨尔》英译本整理研究”(项目编号:202410649026)。

[DOI]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01011

[本刊网址]www.oacj.net

《格萨尔》作为一部跨越时空的民族史诗,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信息,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这部史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吸引了无数国内外学者和读者的目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格萨尔》的英译和传播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格萨尔》的英译历程中,众多译者以其深厚的语言功底和独特的文化视角,为这部史诗的域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葛浩文和王国振的英译本尤为引人注目。两位译者不仅在翻译策略上各有千秋,更在文化阐释上展现了独特的见解和创造力。葛浩文作为知名中国文学英译大师,其译本强调准确性与文化传递,力求在不失原著神韵的基础上,为英语读者开启一扇了解藏族悠久历史与独特文化的窗口。王国振教授则以其深厚的汉语文学造诣和对藏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为《格萨尔》的英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深度。

本文旨在通过对葛浩文与王国振《格萨尔》英译本的对比分析,探讨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不同翻译策略在文化阐释上的差异性。具体而言,本文将从词汇、句法、篇章结构、文化元素的处理等方面入手,分析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体现其主体性和文化立场,并探讨这些差异对译本质量和文化传播效果的影响。

一、葛浩文《格萨尔》英译本与王国振《格萨尔》英译本概述

在《格萨尔》的英译历程中,葛浩文和王国振的译本各自独树一帜,为这部史诗的域外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葛浩文译本简介

葛浩文,知名中国文学英译大师,受多年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经历影响,出于对藏族文化的深沉热爱与促进跨文化交流的热忱,他敏锐地感知到了《格萨尔》超越语言边界的意义,决心将这部史诗带入英语世界,以此增进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对话。他视此为一项重大责任,旨在打破语言壁垒,向全球展示这部史诗的魅力。葛浩文坚信《格萨尔》不仅是藏族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享的瑰宝,应被全世界认识与珍惜。他的翻译工作强调准确性与文化传递,力求在不失原著神韵的基础上,为英语读者开启一扇了解藏族悠久历史与独特文化的窗口。

葛浩文翻译的《格萨尔王》英文版展现了三大

显著特点：内容精简、段落重构与文化元素淡化处理。首先，该译本削减了与主线剧情关联度不高的内容，同时也简化了与情节紧密相连的复杂场景，例如战斗场景中的部分描绘和叙述性文字。其次，段落重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段落分割，即将原文中的长段落拆分为两个或多个意义相对完整的段落，以提升读者的阅读流畅度；二是段落整合，即将原文中的两个或多个短段落合并为一个段落。最后，阿来所著的《格萨尔王》富含深厚的中国文化精髓，特别是彰显了藏族文化的独特风貌。在翻译这部作品中富含文化寓意的词汇与句子时，葛浩文在其英文译本中采纳了一种简化的翻译手法，即追求直接且清晰的表达，舍弃了复杂的脚注或尾注形式，仅于文本中适时穿插简短注释。

（二）王国振译本简介

王国振教授是一位汉语文学专家，他在翻译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他的《格萨尔》英译项目始于一次学术考察，在此期间，他偶然接触到这部史诗，被其宏伟壮丽的故事深深吸引，进而决定投身于这部史诗的翻译事业。王国振认为，《格萨尔》不仅是一首史诗，更是一部反映藏族人民生活哲学与价值观念的百科全书，值得被所有文化背景的人士学习与探索。

王国振的英译本共计 12 章，长达 229 页，书中穿插有精美的插图，并保留了原作所采用的“章回体”结构。某些章节巧妙地将史诗中的散文叙述与韵文吟唱融为一体，以散文为主导，穿插韵文以增强表现力和节奏感。此译本以其强烈的叙事性见长，前言之后紧跟主要人物概览，各章节内则不时穿插关键情节概览或人物轶事。同时，译文巧妙地融入了脚注与夹注，全方位地揭示了藏族的风土人情与地域风貌。此外，穿插的彩色插图将抽象的文化意象具象化，让读者能够直观感受文化精髓，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故事情节的演进。

王国振的《格萨尔》英译本着重于准确性和深度解读。他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既忠实地呈现原文语义，也努力捕捉那些难以直接转换的文化隐喻与象征意义。此外，王国振译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人物性格的细致刻画，以及对场景描述的精致描绘，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史诗中的每个瞬间。为了进一步丰富阅读体验，他还加入了详尽的脚注与附录，解释关键术语，讨论重要情节，帮助读者克服文化障碍，深入理解史诗的世界观。

二、译者主体性概述

在文学翻译领域，译者主体性是一个核心概念，它强调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审美偏好。译者并非机械地转换语言，而是在深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语言能力、文化背景和个人理解，对原文进行再创造，使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这种再创造的过程，不仅体现了译者的个人风格和审美追求，也深刻地影响了译文的品质和文化内涵。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首先体现在对原文的深刻理解上。译者需要准确把握原文的语言特点、文化背景和作者意图，这是进行高质量翻译的前提。然而，理解并非终点，而是再创造的起点。在理解的基础上，译者需要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背景，将原文转化为符合目标语言读者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的译文。这一过程充满了译者的个人判断和选择，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在《格萨尔》的英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葛浩文和王国振两位译者，以其深厚的语言功底和独特的文化视角，对这部史诗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再创造。他们不仅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语言特点和故事情节，更在译文中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追求，使得这部史诗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三、译者主体性的对比分析

（一）翻译策略的选择

在强调译者主体性的背景下，翻译策略的选择成为译者展现其独特理解、审美偏好和文化立场的重要方式。我们通过分析葛浩文译本与王国振译本《格萨尔王》在词汇、句法以及篇章结构上的选择差异，来探讨不同背景之下，译者主体性如何指导并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

1. 词汇方面

不同的词汇选择不仅彰显了译者对原文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们如何在尊重原文精神的同时，巧妙地在目标语言中重构作品的独特韵味。例如：

例 1：原文：岭国众英雄纷纷向扎拉献礼，姨嫂们也向阿曼献上洁白的哈达和珍奇的松石，祝阿曼终生快乐无忧愁，与王子扎拉白头偕老。

王译：The heroes of the State of Ling presented their gifts to Zhalha in turn. Aunts and sister-in-law offered white hada scarves and exotic turquoises to Ngaman. They wished her happiness for ever and good

health.

原文：我知道，格萨尔最后将回到天国，如果愿意留在木雅，你我凡人可以白头到老。（故事：木雅或梅萨）

葛译：Gesar will eventually return to Heaven. But if you are willing to stay in Minyag, you and I could live together into old age.

原文中的“白头偕老”“白头到老”是四字成语，意指夫妻感情和谐，共同生活直到老年，表达爱情的忠贞与可靠。在处理“白头”这一意象时，两位译者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没有直接翻译“白头偕老”或“白头到老”的字面意思（如“white hair together until old age”），而是在目标语言中找到了对应的表达方式。如王译为“happiness for ever and good health”，通过意译的方式传达了祝福长久幸福和健康的核心意义，更直接地触动读者的情感。葛译本选择了“live together into old age”这一表述，简洁明了，直接表达了原文“白头到老”的核心意思，即共同度过一生的老年时光，这种翻译方式更注重字面意思的传达，易于读者理解。

2. 句法方面

汉语与英语在句法上的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汉语倾向于意合，而英语则更注重形合。这种差异导致两者在句子结构上大相径庭。当面对不同的文化语境时，译者需要尊重并融入目标语言的文化习惯，以确保译文能够贴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以下例子为例：

例 2：原文：晴朗的天空变得阴暗，嫩绿的草原变得枯黄，善良的人们变得邪恶，他们不再和睦相处，也不再相亲相爱。霎时间，刀兵四起，风烟弥漫。

王译：Suddenly, demons appeared and the sky became dark, the grass became withered, and the wars broke out in the region.

原文：就这么一路行来，来到黄河在草原上非常曲折又非常宽阔的那一段。这个地段，广大的地方寸草不生，只有黄河滩涂上芦苇茂盛生长，骏马穿行其中，仅露出有力的肩胛和机警的双耳。（故事：茶叶）

葛译：Joru and his mother rode until they reached the broad banks of the winding Yellow river, where nothing grew except a profusion of reeds on the flood plain, so tall that only the powerful shoulders and alert ears of their horses were visible.

汉语句子结构相对松散自由，而英语则更加严谨紧凑。王译本出于文本紧凑性与简化情节的考虑，采用省略与概括策略。原文中描述了四个转变：天空由晴转阴、草原由绿变黄、人们由善变恶、社会由和转战。王译则省略了后两个转变，仅保留了前两个（天空变暗、草原枯萎）以及战争爆发的描述，以符合英语阅读习惯。原文中的时序是顺序性的，先描述天空和草原的变化，再描述人们的变化，最后引出战争爆发。译者调整了时序，将“demons appeared”（恶魔出现，此处可能指代社会动荡或邪恶力量的兴起，但原文并未直接提及恶魔）这一事件放在了开头，紧接着是天空和草原的变化，最后是战争的爆发。这种时序调整，增强了译文的戏剧性效果，使句子更加引人入胜。此外，译者虽在整体上采用了省译策略，但在翻译“刀兵四起，风烟弥漫”这一富有诗意的描述中，他增译了“in the region”来指明战争发生的地点，用“wars broke out”直接传达战争爆发信息，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译者采取并列结构，将变化并列在一起，不仅保持了原文的韵律感，也使得译文在结构上更加统一和谐。葛译原文中没有明确指出主语，葛译本在翻译时添加了“Joru and his mother”作为主语，同时葛译本补充了“so tall that”，这样的补充使得原文中对芦苇茂盛的描述更加生动。中文的两句话，英文用一句直接表述出来了。两位的改写，不仅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展现了译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和灵活的翻译策略。

3. 篇章结构方面

《格萨尔》史诗的王国振译本，在众多英文版本中独树一帜，因为它是首个由中华本土译者团队，以汉语作为中介语言，携手合作完成的英文翻译作品。王译本在篇章结构上可能更加注重灵活性和创新性。他可能会根据目标语言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对原文的篇章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这种选择展示了王国振对翻译灵活性的掌握和对文化创新性的追求。葛译本可能更加注重原文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他可能会通过保留原文的段落划分、章节安排等方式，使译文在篇章结构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这种选择体现了葛浩文对原文整体结构的把握和对翻译一致性的追求。

综上，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不仅需要考虑原文的内容和目标读者的需求，还要结合自身的语言能力和文化

理解,以及对翻译作品的个人理解和风格,来选择和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二)文化元素的处理

1. 宗教翻译

宗教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对各信仰群体而言,宗教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史诗能否成功实现跨国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因素的处理是否得当。所以,在将《格萨尔》译为英语,推向西方读者时,译者必须充分考量西方受众的宗教文化背景。例如:

例 3: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看到众生遭受深重苦难,心中大为不忍,就向极乐世界的主宰阿弥陀佛恳请道:

王译:The people's terrible sufferings aroused the pity of the Goddess of Mercy, so she asked the master of Paradise, Amitabha:

原文:活佛说:"菩萨在你心里埋下了宝藏,让我来帮助你开掘。"(说唱人:渡口)

葛译:"The Bodhisattva has buried treasure in your heart and I will help you find it."

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省略,菩提是觉悟的意思,萨埵是有情的意思,又译为大道心众生;佛教指修行到了一定程度、地位仅次于佛的人。在王译版本中,"菩萨"被翻译为"the Goddess of Mercy"。它传达了观世音菩萨慈悲为怀的特性,更易于非宗教背景的读者理解。同时,"极乐世界"在佛教中有其特定的宗教含义,指阿弥陀佛的净土,"Paradise"在英文中通常指天堂或乐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相比之下,葛译本则将其译为"Bodhisattva",这是佛教术语的标准英文翻译。这种翻译方式保留了原文的宗教色彩。同时,葛译省略了"活佛"的英文翻译。由于原文的语境已经暗示了说话者的身份,因此省略"活佛"并不影响整体意思的传达。

2. 历史翻译

例 4:原文:格萨尔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大鹏金翅鸟。

王译:Gesar turned into an eagle.

原文:他早翻身上了大鹏鸟背,径直回到早先修行的深山里去了。(故事:缘起之二)

葛译:He would have hopped back onto the roc and returned to the mountain.

"大鹏金翅鸟"在藏文化中是一个具有深厚象征意义的形象,它通常与神性、力量和智慧相关联。王译本中,鹰象征着力量和视野,所以这个文化负载词被翻译为"eagle"。相比之下,葛译本则将其译为"roc",特指阿拉伯、波斯传说中的大怪鸟,被用作虚构的、具有超凡能力的鸟类形象,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性。

3. 社会习俗翻译

例 5:原文:一时间,各种丰盛的酒、肉和乳酪、酥油、点心、蜂蜜、糌粑堆满了桌子。

王译:All the tables were loaded with alcohol, meat, cream and butter, snacks, honey and zanba (roasted highland barely flour).

原文:集市上,农夫出售蘑菇与药材,牧人出售干酪与酥油。(说唱人:打箭炉)

葛译:Farmers came to town to sell mushrooms and medicinal herbs, herdsmen cheese and butter.

"酥油"一词在汉语里指的是源自牛奶、羊奶或是牦牛奶中的油脂,它在藏族文化中尤为普遍,不仅用于日常饮食,还广泛应用于宗教仪式之中。对于"酥油",英文中并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然而,考虑到"酥油"与"butter"(黄油)在质地、用途和口感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且"butter"是西方文化中广为人知的乳制品,同样源自牛奶提炼的油脂,这种翻译方式易于西方读者理解。

两位译者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将其译为"butter",简洁明了,有效减轻了读者的阅读压力,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

(三)创造性叛逆与忠实度

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创新或改造,以适应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读者需求以及翻译目的。忠实度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作的内容、风格、情感、文化背景等信息。王国振在翻译过程中可能更注重原作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并在翻译中进行了适度的创新,努力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基础上,用英语准确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风格和情感。他的译本不仅忠实于原作,还体现了译者的深厚文化功底和翻译水平。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可能根据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读者需求,对原作进行了适度的创新或改造,如调整句式结构、选用更符合目标语言习惯的词汇等。

四、结论

通过对葛浩文和王国振两位译者《格萨尔》英

译本的对比分析,本研究深刻揭示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译本质量和文化传播效果的影响。首先,从翻译策略的选择来看,葛浩文和王国振均展现出了高度的主体性。葛浩文译本在内容删减、段落调整、文化现象浅化处理等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的翻译既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又充分考虑到了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王国振译本则更加注重深度和细节,通过精细的直译与意译结合,成功地将《格萨尔》的丰富文化内涵传达给了英语读者。此外,他还通过详尽的脚注与附录,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极大地增强了译本的可读性和文化传播效果。其次,在文化元素的处理上,两位译者也各显神通。葛浩文在宗教和历史元素的翻译上,更多地采用了归化的策略,以适应英语读者的文化背景。王国振则更加注重异化策略的运用,他努力在译文中保留《格萨尔》的独特文化元素,为英语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藏族文化的窗口。

综上所述,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也为未来的《格萨尔》英译及类似作品的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成功的文学翻译不仅需要译者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文化素养,更需要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性,创造出既忠实于原著精神又符合目标语言文化背景的优秀译本。

参考文献：

[1]王治国. 蒙古族英雄史诗《格斯尔传》翻译的多维研究[J]. 民族翻译,2014(2):25-31,80.

[2]弋睿仙. 葛浩文版《格萨尔王》英译本特点研究[J]. 民族翻译,2018(3):5-12.

[3]臧学运,申元洁. 跨文化改写视角下史诗《格萨尔》王国振英译本探赜[J]. 民族翻译,2021(2):44-53.

[4]阿来. 格萨尔王[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5] Gyanpian Gyamco, Wu Wei. King Gesar [M]. Translated by Wang Guozhen, Zhu Yongmei, Han Jia. Beijing: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09.

[6] Alai. The Song of King Gesar [M].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 Sylvia Li - chun Lin. Edinburgh: Canongate, 201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Ges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ZHANG Xin-yu, ZHAO Si-yi, ZHOU Shu-tong, XIE Li-sh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Sichuan 614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Tibetan ethnic epic "Gesar".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s by Howard Goldblatt and Wang Guozhen, it explore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Goldblatt's translation emphasizes accuracy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making appropriate deletions and adjustments to the original content while simplifying the treatment of cultural phenomena to cater to the reading habits of English readers. In contrast, Wang Guozhen's transl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pth and detail, faithfully presenting the original semantic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literal and free translations, and incorporating detailed footnotes and appendices to help readers overcome cultural barrier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on the quality of translated work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Key words: "Gesar";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